

T1060/3135



百家類纂

第一冊

目錄

序

家語

凡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缺頁表

卷二十一 第二十一頁

百家類纂序

余耕句章之野樹藝之暇則數與沈子  
問之談說藝文蓋自黃虞以迄今茲率  
臆舉作者次第而獵其旨要亦稍稍有  
所評騭云比沈子戰藝南宮不得志於  
上林之棲而出振含山之鐸莫邪苴履  
南威下陳余甚惑焉已聞督學使者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加物色庶幾自見其奇不徒碌碌也茲  
以書來視我以百家類纂蓋大都昔所  
談說者也夫百家之言皆文之濫觴也  
言人人殊其于紆指揆道一也陰陽之  
玄秘百物之精英極天蟠地蓋罔不備  
焉帝王用之以平章天下聖人用之以  
範圍三極儒者以之淑躬文人以之流

譽策士以之宣奇法家以之明術方外  
以之養真戎行以之制勝莫非師也莫  
非學也自非博綜古今羅萬有於寸赤  
其何以參兩天地盡神化之用哉蓋嘗  
譬之人之有家也有百金之產則所備  
物百金也有千金之產則所備物千金  
也索其產而至萬金則其所備物不啻



矣此所畜奇羸之辨也又譬之市者也  
十家之市則市以草衣管屨也百家千  
家之市則布帛菽粟牛羊鷄猪也聚而  
至於通都萬家之市則綺縠珠翠雕鏤  
象貝蓋舶湊而輦至矣此所聚多寡之  
辨也夫欲翱翔藝林勒名鼎室而甘於  
固陋之安猶之窶人而妄意什百之藏

求重寶於十家之市也胡可得哉沈子  
之輯是書也其意殆以是乎昔王充著  
論蔡邕深秘其編楊雄草玄侯巴獨悟  
其旨今其書具在覽者不無訛議焉是  
編也羅衆雋於目前昭人文於萬億播  
傳同好蓋不獨侯蔡二子者之珍之也  
集凡四十卷作者凡若干人乃其輯錄



之旨則凡例題辭載之詳矣茲故可得而畧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舍丁卯春二月上巳日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明州張時徹撰



刻百家類纂叙

曩余爲諸生時每盟同志蒐采藝林尚友千古則私相歎曰士誠病於寡陋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之經史集三者業旣缺然備矣廼若諸子言雖人人殊固皆六籍之旁流而百家



之要徑也自司馬遷劉歆班固之徒  
故嘗錄有輯畧藝文志迄於今則湮  
沒散逸士尠睹全書茲豈非博綜者  
之一缺事乎比承乏歷陽日事於簿  
書奔走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成廢  
閣信矣然此志固在也暇日輒與郡  
邑博士弟子負講道較藝評隲往昔

稍稍以舊盟於同志者示之諸士亦  
多脉脉感動興起越明年秋含諭沈  
子持所集名曰百家類纂者謁余余  
見而重有契焉即披閱之則見其首  
法孔氏下逮莊列遠追黃虞近及

昭代挾玄擷英剔蠹正謬若璠璣結綠  
之初出於璞而桐梓梗楠之新脫於



工師之手也斯實快余志哉乃沈子則又踧然不寧進而請曰古稱龍甲鳳毛世所共珍謂其不恒有於天下且寶其完也茲集徒摭古人陳言妄意撰次亦片甲隻毛耳津懼世之務博者有所訾議也願終教焉余曰非然哉夫捫管攄精而純駁互列者藝

人之軌也執簡拔尤而去取異致者考古之衡也六經尚矣戰國而下百氏爭雄卒罔歸一使稽古者槩其醇疵無所短長則如雅鄭並奏朱紫錯陳雖有黃鍾大呂之音黼黻文章之美將混於聽觀而漫無聞見何以通萬方而總一致也是編博而能約汎



而能精固握龍珠啖鳳髓世所共寶者彼鱗甲羽毛將安用乎嘗見世之學者抱一藝持一能即侈然自足斯聞見不廣而寡陋是安余甚病之是纂也揚六籍之旁流尋諸子之要徑殆可附於孔子知之之次而有裨於博綜之士者非淺鮮也盍付之梓以

貽同志沈子避席而再謝不敢余因給諸學宮令博士諸生相與校正而刻之刻成丐余一言叙其顛末余喜數年未就之志賴沈子以有成也遂書而授之沈子踈朗而慷慨洞直而沉潛嘗與余論時事余所咨嗟慨噫沈子亦咨嗟慨噫蓋毅然有志於世



庶幾乎古之有學有守者匪直博雅而已以故其所纂類悉權衡不謬固非堂下矮人之識也讀是編者其尚有以知其人哉

龍飛隆慶元年四月清和滿日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知直隸和州事

古肥張思忠謨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

一是編名百家類纂何。百家者總諸子之羣書也。類者以類而相從也。纂者鈎其玄而去其疵也。百家異方言人人殊不別其類則其體殺不纂其玄則其旨雜均非所以通萬方之畧也。故不揣愚陋僭爲訂次使考古者得有所覽焉。諸子凡數百餘家言百家舉成數也。一漢太史司馬談始著六家指要之論劉歆所奏七畧則有諸子畧班固作藝文志以爲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曰小說此謂十家也。十家之外又益以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神仙方技之類皆刪其要以備篇籍。



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悉列之于部。效孟堅之體耳。隋志經籍則增十四種。唐宋志藝文則增十七類。抑何多邪。然中更兵火。名存籍去。隋視漢則亡其五。唐

宋視隋則又亡其六七矣。及觀我皇朝。文淵閣書目則又不啻六七而已。昔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謂書有五厄。今之厄又豈直五邪。茲所編止取儒道法名墨從橫雜兵八家。以附于班史。可觀之列。外諸家則刻之百家別纂。說林粹纂。不使溷焉。庶博學者知所要歸也。

一劉勰有言。七畧派流。諸子鱗萃。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言貴精也。隋唐間有沈約。庾仲容。子鈔。孟儀。薛克

建。子林。盧藏用。要畧。馬總意林。皆子書之粹也。隋以上諸書不存。惟唐馬總意林。獨行于世。然其所取。或一書數章。或一篇數句。既不盡作者之旨。而撰次無統。類例不明。讀者病焉。容齋洪氏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差有不同。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宋猶若是。今可知也。故是編所纂。第據海內通行。及家



藏諸本。悉爲詮綜。攬顧英華。寸善必錄。其諸詭於道者。悉棄之。慎所擇也。亡書內有片言隻辭。當於理者。則又刻之羣書。廣喻錄示。不遺也。學者得是編而讀之。亦足以廣聞見。助發揮。雖不睹全書可矣。奚止嘗鼎臠啖雞蹠已哉。陸機氏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其殆是乎。若夫金石所藏。中祕所載。有未備者。俟續補之。以成完書云。

一是編撰列。悉倣漢隋唐宋藝文經籍志類例。而參之通考。玉海考索諸書畧。以世次爲先後。便觀省也。其每家之首。則有總題。叙原本也。每一子之首。則有題辭。詳始末也。其原有題引。足徵一書者。則錄原辭。其或有原

辭。而考覈欠精。品隲未當者。則節取原辭。而證以衆論。附以臆見。並以按字發之。務折衷於理道。不敢妄有所短長也。昔人有言。觀諸子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琮璜瑋璧。瓊瑤寶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如行衡霍嵩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跂。蒼翠詭異。使人應接不暇。然則非登九層。具隻眼者。鮮不爲其所眩矣。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是書之出世。必有玄覽之者。鄙人津獨懼其不能無疵也。

一宋鄭樵校讐畧曰。欲明書者。先明類例。類例旣明。道術可睹。故總古今有無之書。爲之區別。凡十有二類。而晁公武讀書志。亦分經史子集爲四部。每讀一書。輒撮



其大旨論之。蓋燦然較著矣。是編所纂。專錄諸子則例。不得混以他集。明類也。或曰。韓柳歐蘇諸大家。濂洛關閩諸大儒。尤諸子之傑然者也。獨可遺乎。余曰。韓柳歐蘇以文鳴。不當偏目之子也。故約文選。文粹。文鑑。文類。以及我。

皇明文苑。刻之百代文宗。尚文也。濂洛關閩以道鳴。不敢。槩同之子也。故約性理羣書。以及我朝理學。名臣錄。刻之諸儒理窟。重道也。體裁不同。觀法亦異。固各有所指歸也。是明類例之意也。覽者試詳焉。一六經尚矣。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雜然蠡起。歷世有作。轉相。

祖述。自名一家。或破碎於大道。然要之不可廢也。諸子舊多有註本。大抵各騁己私。務伸其說。反令本義離析晦焉不章。余甚病之。昔人謂郭象註莊子。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耳。是障之。又障者也。奚益哉。故今所錄盡削之。欲令學者因文見道。反本默識。不徒從冊子上鑽研也。陸象山有言。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六經尚爾。矧諸子乎。否則玩物喪志。逐外遺內。雖盡讀天下之書。盡窮天下之理。固無補於身心焉。非鄙人纂輯之意也。其間有闡發精奧者。畧存一二。以見大意。字義奇古者。稍爲音釋。以便誦讀。餘無取焉。爾一經史集。各有成書。學士所共睹。獨子書散逸不全。咸。



以爲恨。津幼而失恃。蓋顚然蒙也。先君子膝而授之經。頗了大義。比長稍習藝文。暇則偷取百家書讀之。若有契會者。先君子偶見之。恚曰。兒祇取六經語孟讀之足矣。獨柰何。汎覽莊老淮南諸書。以亂心目乎。已廼徐誨之曰。學非博之難。而約爲貴也。諸家書誠各有理。要在讀之者。揮精挾微。總之不詭於聖人。固六經之翊也。不然者。弊竭精神。猶爲徒博。豈善讀諸子者乎。津受命而退。則益盡取百家書讀之。積有歲年。抄錄成帙。蓋藏之篋笥。以備忘。匪以鬪奇也。一日與含士從遊。諸彥閱之。則遽相駭嘆。進而請曰。富哉快乎。此足以備子書之闕矣。願付之梓。以與四方同志者共焉。余辭不可者。再則大都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在丁卯春王正月上元之吉。

浙東慈谿後學沈津謹識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畢



百家類纂目錄

儒家類

卷之一

家語

孔子門人記

卷之二

國語

左丘明著

卷之三

晏子春秋

齊晏嬰著

孔叢子

漢孔鮒孔臧集

新語

漢陸賈著

卷之四



荀子

趙荀况著

卷之五

新書

漢賈誼著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著

卷之六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卷之七

新序

漢劉向著

說苑上

漢劉向著

卷之八

說苑下

鹽鐵論

漢桓寬著

卷之九

法言

漢楊雄著

潛夫論

漢王符著

昌言

漢仲長統著

申鑒

漢荀悅著

忠經

漢馬融著

卷之十

中論

漢徐幹著

文中子

隋王通著

鹿門子

唐皮日休著



卮辭

本朝王禕著

卷之十一

郁離子

本朝劉基著

龍門子

本朝宋濂著

卷之十二

說林

本朝張時徹著

道家類

卷之十三

老子

周柱下史李耳著

卷之十四

列子

鄭列禦寇著

莊子上

宋莊周著

卷之十五

莊子下

卷之十六

文子

周辛鈺著

關尹子

周關令尹喜著

亢倉子

周庚桑楚著

卷之十七

陰符經

黃帝著

清靜經

洞古經



大通經

定觀經

胎息經

心印經

參同契

漢魏伯陽著

鶡冠子

楚隱人著

抱朴子

晉葛洪著

卷之十八

天隱子

唐司馬承禎著

玄真子

唐張志和著

齊丘子

終南隱者譚峭著

素書

黃石公著

卷之十九

無能子

唐光啓間隱民著

玉華子

本朝盛若林著

法家類

卷之二十

管子上

齊管夷吾著

卷之二十一

管子下

卷之二十二

韓子上

韓韓非著



卷之二十三

韓子下

政論

漢崔寔著

大復論

本朝何景明著

名家類

卷之二十四

尹子

周尹文著

鄧子

鄭鄧析著

公孫子

趙人公孫龍著

墨家類

卷之二十五

墨子

宋墨翟著

從橫家類

卷之二十六

鬼谷子

戰國隱士著

戰國策上

劉向叙次

卷之二十七

戰國策下

雜家類

卷之二十八

鬻子

楚鬻熊著

呂覽上

秦不韋著



卷之二十九

呂覽下

卷之三十

淮南子上

漢淮南王劉安著

卷之三十一

淮南子中

卷之三十二

淮南子下

卷之三十三

論衡上

漢王充著

卷之三十四

論衡中

卷之三十五

論衡下

卷之三十六

白虎通

漢班固著

風俗通

漢應劭著

卷之三十七

子華子

晉程本著

劉子新論

北齊劉晝著

兵家類

卷之三十八



六韜

周呂望著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著

孫子

魏孫武著

吳子

魏吳起著

卷之三十九

三畧

黃石公著

尉繚子

魏人

孔明心書

漢諸葛亮著

李衛公

唐李靖著

卷之四十

韜鈴內篇

本朝趙本學著

韜鈴續篇

本朝俞大猷著

百家類纂目錄畢



六家總論

太史公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



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撲椽不斷。飯土簋。飲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



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欸欸言不聽奸廼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按觀太史公此論於儒不深取其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迎蓋公尚清淨不擾獄市而齊以大治文帝好黃老與民休息而幾致刑措天下治平此其所嚮慕與後儒者並出稍稍紛更卒無所補然則太史公所爲病儒者非果以儒爲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公說詩書禮樂以爲學者至今則之夫豈盡以儒爲無益哉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大義則未爲不知儒者此論殆有所激也

## 六家總論畢



百家類纂

第十三冊

列子

老子  
莊子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道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  
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  
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  
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  
任清虛可以爲治

隋經籍志云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  
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  
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



百家類纂卷之八 道家類是  
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宋蘇軾氏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

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馬端臨氏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



百家類纂  
道家人  
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  
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  
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畧不能知其  
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  
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  
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  
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  
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  
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  
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  
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唐

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  
三之一爲世患蠹末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  
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吉之  
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  
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  
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道家類總題畢



老子題辭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  
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  
嘗問禮於聃歸有猶龍之歎周室旣衰老子西游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彊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林希逸氏曰大抵老子之書皆借  
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讀者但以其借諭  
之言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  
宗未了欸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  
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本朝宋景濂氏曰聃書所言大  
都歛守退藏不爲物先而一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廣



百家類纂  
卷之四  
故後世多尊行之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爲  
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  
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  
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  
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薛君采氏  
曰老子之書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  
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世顧目之爲異端過矣道者修  
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  
生耳皆予所未喻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  
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  
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於天道而不亡此  
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  
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  
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  
事豈野人之比已乎按老子諸家註凡數種不具錄錄



其合於道者間出臆見稍附之章句中俟學者讀而自得焉

百家類纂卷之十三

道家類 老子

道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句名天地之始有句名

萬物之母常無句欲以觀其妙常有句欲以觀其微微竅

所出之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

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

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有其有者不能有其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精神氣內守而腹實矣  
退怯而無所為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挫挫其鋒芒銳用柔弱也  
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

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  
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  
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不仁

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

風生焉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何嘗容心天地之於

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  
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

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

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  
之辭牝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

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  
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

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  
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夫聖人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聲平於道

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言有微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夫惟不爭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以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持槃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乃速金玉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也神也鬼精也氣也鬼以載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朱子曰專離而言之則鬼爲二專氣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

莫能行者此其一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謂之玄覽蓋微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胃中而爲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

治國之道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一開一闔言聖行則行也雌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雖曰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章之意大抵自然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鬼而不以鬼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鬼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

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鬼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



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埴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人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

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輻空虛之處

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

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

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

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愚按章內

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

為聲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為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寵辱若驚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為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吾身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何謂寵辱辱為

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

者為去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

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大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資無益於生而足以為患此所以重為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音博之不得名曰微

此二者不可致詰故混上聲而為一搏執也夷希微皆一虛無之意詰察也其上

不皦皦音皎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明也繩繩衆多也

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加晦動而為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冬涉川常難之也儼若客不敢僭也水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并汲之多必必靜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反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日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虛不欲盈者故

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微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故為道者必損有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萬物並作吾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而不虛者也

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人生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為復命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死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



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涸澤之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

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如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自

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

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

不爲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唯上之與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唯上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阿皆應聲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

則爲恭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

善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

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上言畏懼與人同此

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衆

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

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音於

母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



所從出者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唯道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中  
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道  
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  
也即天地萬物是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  
此者以道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六句並古語曲則全

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  
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弊則新者闢然而日章  
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天地間  
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無也自然無爲也  
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  
功自矜者不長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

所云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去聲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也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者則爲長物矣  
也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疏  
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  
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不足  
以盡之  
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  
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  
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古者吉行乘車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  
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  
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永上言輜重靜躁其事不同君  
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  
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  
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  
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闢鍵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襲明猶言重明謂聖  
人之智明而又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  
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  
下之道其孰  
有切於此哉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  
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樸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  
谿谷衆水所注天下盡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  
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  
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韜晦知尊



下多類其

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者柔弱晦昧卑下

固恒久之德也撲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害分而為有司有司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凡物或行

或隨或虛許音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因其勢而道之者

違其性而為之者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有固然不

煩勞而物愈擾也

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

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失也果而勿矜以

下歷言善用兵者之物老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

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



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

於江海也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

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

未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

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死而不

亡者壽龜山楊氏有言顏路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

孰能識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

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

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

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

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

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

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

麗滋味之旨甘故也乃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

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其理雖明而實

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柔之勝剛弱之勝

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觀也魚能深

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人所制而蓄害及之矣譬國能

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

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將自正

德經下篇

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禮未必  
無忠信

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  
遂將徂之役神於外乃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是以

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

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

貴高將恐麀音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

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上聲車無車不

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然落落然終不可  
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  
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  
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

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  
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  
川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  
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

乃美善者也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音進道若退

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微則黜其聰明  
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  
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建德者無為故若偷惰而不競真實者去飾故

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譁大器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

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

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

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萬物三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

和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

問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人之所惡

必以以冲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人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

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知其所以然故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

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動則陽靜處則陰生故勝熱清靜無為也為天下正謂為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為而盡故可以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

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

伏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

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

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吳初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

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為

而事無不成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為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

日有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損也者損私心而反

無為也至於無為則同乎道矣內而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

之在天下惺惺帖為天下渾聲上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

人皆孩之惺惺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為以不唯躬自厚而已

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然百姓見聖人之

不分別也不則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

所為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

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

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出生入死以四字一出生入死以四字

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

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

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

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

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字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

此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

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生者

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

所以動即趨於死地以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

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

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

主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

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

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

生有有出於無究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北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

夸張為畏也後世之俗大氏習於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者

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

小路與大

畜積故田甚蕪倉甚虛為觀美然不務本而無

道哉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若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

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

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

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

音猛獸不據攫攫反鳥不

搏音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峻赤子陰也號啼也嗌咽也

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孽也生之本自然惟

者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

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強而暴其氣

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識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  
其政悶悶音門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醇醇愿慤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復反也奇衰也后之為政  
而甘心於刑名鑠薄之術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虧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

帝用榮枯事天之嗇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早復猶言先事

不足之患而豫為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

久故重積德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

謂後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

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

形虛無服從於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道理以稱早服久視之道抵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上一節言嗇

之可以治國以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以

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清靜不

擾是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

也



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下流為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

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

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

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為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

行去可以加人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

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

以將命故曰拱璧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

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

貴者弗如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

邪故為天下貴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以貴

夫此道也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為無為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為無為之事也引而伸之

文辭之體耳夫心愈為則心愈亂國愈為則國愈擾德愈

為則德愈不真道愈為則道愈不近為之之害蓋無往而

可惟易之以無為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

而得之矣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

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為清也神不大小多

少報怨以德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

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



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言爲大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平聲成

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

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爲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

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爲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

順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

順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儼上安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聖

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

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長舍並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心聞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

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者為

之下

士吳氏以為古者車戰為士是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

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肇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

無敵執無兵

詩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兵者果能如是則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平喪吾寶故抗

雖用兵猶不用也

兵相加哀者勝矣

哀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

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以此揆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

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

人

被褐懷王

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即此意也

且執妄知以為知妄知在斯為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也

而病之斯無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也

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為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此受天命不自銜驚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上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去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来坦然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奇邪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

代大匠斲音卓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

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唯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

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生生之厚者後志多則勞生而害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勝木強則共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挂也荀子曰強自取挂兵強者則敗亡

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枝挂常為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

木不得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傳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嫪辱之書而匈奴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爲庸人今聖人之言乃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之而不可得爾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抑此三者推其盡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切近則人皆可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序深哉

百家類纂老子卷終

列子題辭

列子鄭人名禦寇莊子多稱其人并取其說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蓋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愛身自利類楊朱故書中有楊朱力命二篇迂怪尤甚疑卽古楊朱書而後人勦附之者也劉向謂非一家之言信矣若其書事簡勁宏妙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今刊去荒唐之旨纂其粹者著于篇柳子厚曰好作文者其可廢邪讀焉者慎取之而已

列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四

道家類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日旅嫁行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  
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  
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  
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  
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  
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  
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

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  
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  
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  
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  
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



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  
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  
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  
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  
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名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  
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  
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驕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  
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

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  
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  
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  
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  
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皋如也宰



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  
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  
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  
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  
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  
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  
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  
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  
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  
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  
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  
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  
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釋下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  
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  
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  
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  
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



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爲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

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牆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



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黃帝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偁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追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  
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  
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  
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  
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  
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  
果敢之列例姬魚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  
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

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隙物奚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曾是故還音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  
之內雖虎狼鵠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  
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  
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  
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



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  
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  
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  
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  
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  
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  
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  
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譚譚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

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  
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  
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日侯樞者巧以鉤反樞者憚以  
黃金樞者憚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  
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  
並流而承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  
從而問之曰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罔音二而不墜則失者鎚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音漱音瘦音巾擗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不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

同

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

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



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朝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紀渚子爲周瑄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  
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  
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  
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臚  
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  
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  
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  
珥衣阿細錫細布細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王環雜芷若以滿之  
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  
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

化人之祛音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移  
之王若碩虛焉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  
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奚動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  
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騶耳右騶赤驥而左白縶  
義主車則造父爲御音離音陶音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  
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  
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  
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  
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  
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穆王幾<sub>黯</sub>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世以爲登假<sub>遐</sub>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  
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奚湏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  
亡自在懽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  
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  
孰測之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  
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  
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



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噉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語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

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營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音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

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湏臾之忘可復得乎

秦人逢音麗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



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其父之魯過  
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  
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  
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  
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  
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  
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  
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也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  
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然而泣楮櫟  
見先人之廬豕悲心更微

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  
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  
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  
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  
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隳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至者則不反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眊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列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道道不遠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湯問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

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



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鉞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竿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音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櫺<sub>音麗</sub>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今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

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sub>戰聲</sub>

甘蠅古之善射者教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鼃<sub>音懸</sub>蟲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之貫蠹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

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其識之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  
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之力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  
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  
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  
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  
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  
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  
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  
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  
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  
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  
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  
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  
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  
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  
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  
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  
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  
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



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  
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  
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  
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  
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  
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  
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  
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  
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菰菽有稻粱  
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  
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  
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  
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釋  
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  
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  
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  
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  
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  
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  
用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  
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  
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  
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  
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  
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  
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  
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  
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  
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  
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



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夫信命者亡壽  
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  
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  
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  
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  
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  
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  
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  
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其少智  
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

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  
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  
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  
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  
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  
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



百家類纂卷之十四  
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  
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  
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  
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  
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  
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二時之中爾則人  
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  
可常獸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  
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

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  
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  
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  
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  
非所取也故不爲形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  
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  
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  
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



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  
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  
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  
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  
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蜷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  
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  
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懣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  
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黻僅以過冬暨春  
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綿纊狐貉顧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

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正則影正然後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或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



此道者未之有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爲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  
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  
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  
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  
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

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  
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  
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  
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  
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  
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  
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  
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  
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



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宮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  
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  
射句明瓊張中反聲兩檣他臘反當作鯨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  
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  
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日子何爲  
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胡爲而  
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啞  
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  
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然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  
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古拙其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

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



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  
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百家類纂列子卷終

莊子題辭

史記莊子蒙人也名周字子休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按莊子以不羈之材恣  
汪洋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  
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  
無涯涘固千萬世恢諧小說之祖也太史公所謂寓言  
是矣而宋儒取其形容道體之語最有善者則是書固  
不可以不讀也第當具隻眼耳否則爲所恐動或資以  
誕放或流而空虛非善讀莊子者矣陳同父曰天下不  
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林希逸曰其書雖不經



實爲百家之冠自可獨行於天地之間議者罪其盜跖  
漁父之篇醜詆孔子駢拇佻筴之論力排聖人則固其  
學術之偏然文實奇絕矣惜與孟子同時而不得一相  
救正也蘇子瞻以爲莊子於孔子皆實予而文不予陽  
擠而陰助之細繹其旨殆或然與非邪

莊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莊子內篇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  
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  
搖風勢也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和其遠而無所至  
極和共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



山鵲也  
音方木名

膠言枯也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音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突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而南為。適蒼莽者三殫而反腹猶果也。實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求似也之不亦悲乎。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美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樂，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sub>音</sub>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sub>音</sub>乎。

亂<sub>治</sub>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sub>忘</sub>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sub>重</sub>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sub>淺大貌</sub>無所容，非不呿<sub>音</sub>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泝<sub>打洗</sub>也。統<sub>音</sub>絮也。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汧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  
汧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以爲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猶言茅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  
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  
而伏以候敖遊物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罟今夫鰲音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  
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  
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  
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無我也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  
夫大塊天地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  
獨不聞之寥寥音寥乎山林畏佳音偉翠林木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音者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音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皆風動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笙簧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覓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聞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猷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不同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博塞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者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  
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  
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  
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  
不成五者圜譖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螂蛆甘帶蛇



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鰕龜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此三節皆爲是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初年也。而不知歸者邪。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悟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至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見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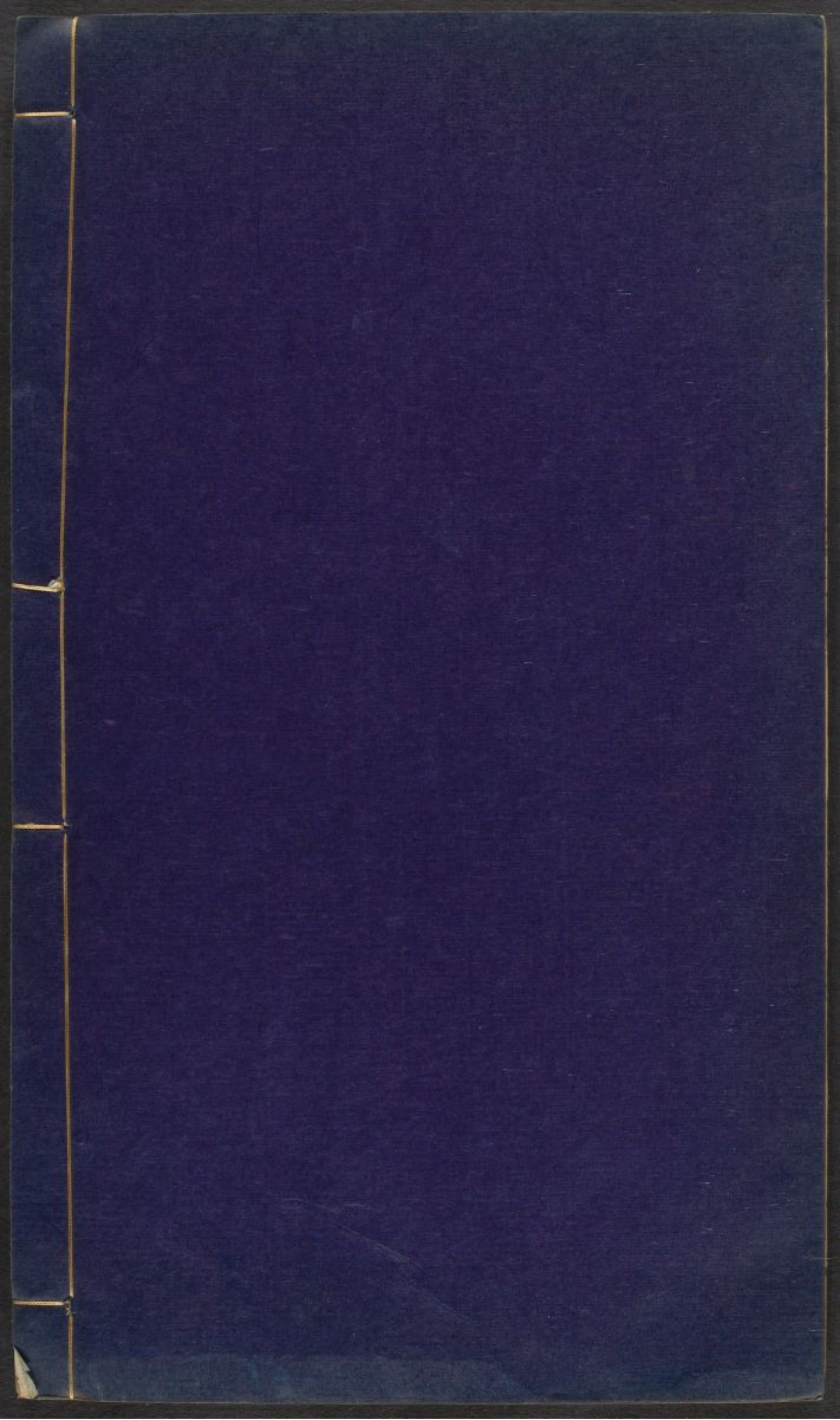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



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按齊物論者言欲齊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不爭利害不計與物相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言之宗旨也然老子只四句盡之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便覺含蓄不露而此篇漫衍謬悠至於無盡雖文字絕奇然視老子遠矣

莊子卷終







14

T 1060 / 3135



# 百家類纂

第十四冊

莊子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道家類

莊子內篇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印

印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道大窾音因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誅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音頤畜乎樊中神雖王音旺不音不善也不樂也

適來夫子

有道時也

適去夫子

順也

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

### 人間世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闔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也。甚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也。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蓊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蜾蠃盛溺。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脛。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咕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繅。音綫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其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也。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  
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  
其顙顚音達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  
虛而不華也卽卽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  
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  
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錡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  
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往而不可哉  
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  
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  
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  
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  
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鑿<sub>子</sub>好<sub>兮</sub>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  
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  
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  
造物者爲人猷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壖<sub>音</sub><sub>音</sub>之野汝已何昇<sub>音</sub>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  
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sub>音</sub>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

駢拇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也利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參

史鯀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尾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轡音縶編之以皁棧馬

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

蒲結反

斃

悉結反

為仁跼跂為

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過也

### 胠篋

將為胠

音祛切二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固扃鐃

古穴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扃鐃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也裂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招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蹻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与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与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与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与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蹻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力的切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  
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燔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sub>耳轉</sub>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下矣

在宥

聞在宥<sub>優游自在寬裕自得之意</sub>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



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械也接楫也櫜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石嚙矢

響箭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問於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物也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泯合也平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主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彼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也也馳方且爲緒也使方且爲物也也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和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鶡居而鷃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叩<sup>仰</sup>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桴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有間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  
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  
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超音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音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纒繳睨然在纒繳之中  
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  
以爲得矣

###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  
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

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  
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  
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  
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  
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  
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和者謂之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崇音歲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  
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  
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

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  
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  
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  
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鵠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熒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屏去也馬至富國財并馬至願名譽并馬是以道不渝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蚋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

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鬼不罷虛無  
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  
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  
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  
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  
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  
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



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  
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  
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  
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苑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侯渚崖之間不辨牛  
馬於是馬河伯神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  
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  
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神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  
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音孔小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  
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  
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  
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  
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  
之微也埤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端也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

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等也數觀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鵂夜撮蚤察豪末晝  
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  
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  
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  
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人在外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

一足獸

憐

音賢百足蟲也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

蛇曰吾以一足跼蹐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  
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眩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常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篋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鵲鵲過  
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 至樂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  
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

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

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俄而柳謂之癘也今人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  
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  
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擽以馬箠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  
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遂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太宰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爲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復讐者不折鎡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猷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直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

形如槁木也

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梓慶削木爲鐻

鐘鼓之附也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夫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留也故其靈臺一

而不桎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願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市南宜遼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湏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音紛紛猗猗音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

孔子問于桑雝

音

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國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

錢貨曰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

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

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

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矣。

命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

帶也

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

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不獨見夫騰猿

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弄逢蒙，不

能眊眊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徵也夫。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  
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  
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噐而民蹈乎  
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  
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  
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  
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  
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  
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  
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僊僊吐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  
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  
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  
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 知北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  
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  
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  
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  
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  
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  
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誦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日持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  
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  
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  
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  
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  
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弓韜也墮其天袞衣囊也紛乎宛乎冤鬼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  
之謂大得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  
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

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也僕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朴

也之與居執掌也支離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如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之人邪吾

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

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也獨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流蕩

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猷高魚鼈不猷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猷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

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南榮趺疇楚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

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音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兵莫憖于志鎔錡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音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動容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  
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 徐無鬼

徐無鬼見魏武侯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  
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  
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

### 國人稱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  
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  
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  
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  
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  
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  
言爲賢而况爲大乎



則陽

惠子見戴晉人於梁惠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劔首者呿音而而已矣言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呿也

虛空者藜藿柱塞也乎鼂鼂之逕踉欲行貌位其空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

白泥也

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

長棺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猷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音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是



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魯參悲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釣巨緇音界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白漈河以東蒼梧已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躡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溺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繫也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否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土他上聲苴音鮮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綖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暗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  
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  
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  
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  
其意矣

### 盜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  
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客大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莞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

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  
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  
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  
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  
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  
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  
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  
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  
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  
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  
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  
人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  
孔氏之所治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孔  
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  
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



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衰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列御寇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聖人安其所安

自然之理也

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也

也歸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也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所用其巧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

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

懷儼

而達有堅而縵

柔有緩而針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唾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

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  
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

尚同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

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自行固不愛已末

終也

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

近乎

其生也

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

朴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

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豪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  
裘褐爲衣以跋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  
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名姓之弟子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姓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音偶偶不  
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也主冀得爲其後  
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  
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  
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聊音和也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  
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  
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百家類纂卷之五  
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  
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  
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  
脫酒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也知而後鄰也近傷之  
者也謏髀不正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  
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無主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轉也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  
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戔戔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  
魀斷亦無主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於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  
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  
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  
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  
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  
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

以觴

寄也所見  
止一端也

不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

而連舛

音扑混  
融之意

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

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

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也不中麻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楚國相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也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奧僻也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殆也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猷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走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起也悲夫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莊子下終

莊子下終

莊子下終



